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著

治道五　刑賞

賞罰論　公是先生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急乎罰爲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急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富國闢土疆兵之爲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華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免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也其黜也所謂罰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急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踰時軍罰亦不踰時明命

賞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害也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賞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翹譽也尊主非以儌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曾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為順天者聖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賢

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刑賞忠厚之至論

東坡先生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

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

其君子務剔然無失乎正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刑賞忠厚之至論

潁濱先生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蓋民之自爲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以順民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而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乎與之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以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棄其賞如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

而置之若無罪其功出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君
是二者而不以与民則天下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
与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
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爲是人而受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爲天
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
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
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
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与之
之道而不与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与也豈徒曰
与之而已也与之而遂觀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
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使之思而得
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議賞論　魯國先生

刑賞爲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于虞書有之商書亦有之

至周禮爲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爲王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唯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爲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秋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褒善痛劾以懼惡此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爲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覿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坐覿賞耳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傑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者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爲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毒始於此是術也施之叛兵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善師必以賞戮爲

言至是君臣則曰用罪罰殺死用德獎賞譬之德者蓋有恩
禮存焉不指謂賞而已不言義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
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
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
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周語也武王周公豈
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賞夫徇利烈士徇名
不察其所徇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
士大夫猶有理焉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
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
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
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
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郎史策都關中出
奇計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
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唯 此為近古哉

禮刑辯

曾文昭公

或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然則聖人可以无禮大夫可以不刑乎曰是不然也夫禮者天之所秩不以賤而不行刑者天之所討不以貴而不加何以知禮不以賤而不行邪蓋有天地則有卑高有卑高則有貴賤上下長幼之節此禮之本也其本必有文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爲之法制數度以待其吉凶哀樂之具者未嘗廢而隆殺多寡亦未嘗同也是故閭巷之匹夫田里之野人其尊卑長幼上下之際皆有常分而養生送死祭祀賓昏皆有常數歲時飲酒於鄉而示之教此乃所謂禮也惟其由之而不知習之而不察所以爲衆人然而謂其可以无禮則非也何以知刑不以貴而不加邪夫殺人者死有罪者刑此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惟其不間於貴賤則刑罰當而民服是故四凶在位而舜不得不誅夏之百官不恭則有常刑而羲和之殺無赦商制官刑以儆在位而臣下不匡其刑墨周

以邦灋聽卿大夫之訟而上能糾職則曰官刑則刑之不為貴者屈久矣惟其先王之時其在位者進之以道待之以礼而人人脩身慎行以稱其位則固不罹於法矣然吾所以防之者安可廢哉不幸而抵罪則附之以議申之以刑而不使躬坐束縛係紲頸盭以異之也不為詈罵搒笞抑以辱之也則其待之可謂終始有礼而法亦不為之屈此所以異於衆庶然而謂其可以不刑則非也必以謂貶而可廢禮耶則江漢之游女無恩犯禮而死屬欸棄不以非薄而去之固亦人之所善也必以謂貴而可以不刑邪則瞽叟為天子之父而殺人則士師執之大夫雖貴豈貴於天子之父哉彼且不免則此固未可廢也是故公族有罪則有司以告王三宥然後致刑救之不及然後為之素服不舉盡義有所制則恩不得申然則大夫之刑以比公族可也豈以其貴而赦之哉子故曰庶人不可以無礼大夫不可以不刑也然則傳禮者非乎曰子嘗求是說矣所謂不下庶人

者非謂禮不及之謂不以其賤而下之也不上大夫若非謂刑不加之謂不以其貴而上之也不下之故雖庶人必有礼而不上之故雖大夫必有刑此庶幾傳禮者之意也後世禮文廢缺而朝廷上下蕩然無法况庶人哉至於在位之士進之不由其道待之不以其禮而士亦不能脩身慎行以遠於法故一有罪則輸之司寇編之徒官與衆庶亡異此賈誼所以極言於漢也然誼以謂黥劓之罪不及大夫豈信然歟予之辛如此故論次之以俟知先王者考擇焉非敢自以爲得也

憫刑論上　宛丘先生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

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挾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罰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不任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与法兩立而不偏廢稽之王之刑以謂輕重諸法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循下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人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已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而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小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盡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盡罪無以而易移法有恨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於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畏法之不合盡其

間有所謂疑慮而上請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
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
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士簡肅而精脩其
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孫尚夫
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
能為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
氣導取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
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以于先王之盛固已少
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
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閒之以不肖至於近世而任人之道
蓋已大壞賢不肖淆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
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若人
尚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
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譬於

擇人而後法可以必簡殆無至其不為刑辟人為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慎刑論下

宛丘先生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違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謂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怒者而時重之不當怒而強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很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甚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不忍故必入而寘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過之而考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寬之輕夫如是則是好為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

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聖人不強恕以為仁天下之所愛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大知吾法之所為而因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捨之以為恩威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為威行之者不服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擇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殺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顧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碩其所為誠有辨於人而人不加恕彼固以為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慈以詔天下之情也報之而

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以服矣

誅四凶辨論

直講孫公

誅四凶鯀元愷不行於堯而行於舜後世詳其所以然之理則經典無明文惟左氏傳稱四族者世濟其凶堯不能去十六族者世濟其美堯不能舉然彼蓋必有激而為是說非後世之所適中之論也故後之言者別成二說焉其一曰堯德醇被以至可封雖元愷不與政無闕也四凶不除化無損也暨舜攝位經綸分善而序惡事之宜也其二曰彼之賢不肖也堯誠知之矣其所以迂延而俟舜者乃欲成虞舜之德昭禪代之功也堇謂二者皆穿鑿之異說非通方之讜論也夫所謂聖君者非謂其好善必見惡必去乎寧有積賢者安自謂已治者乎孔子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今謂政之無闕雖賢者棄諸化之已行雖凶可容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夫國之有賢若餓者之得粱肉也物之若凶若瘵疥之疾疽癰也失之曝背剌

壽百歲安有忍痛掩以自族損梁肉以自尊而反俟後之人哉
治乎虞書稱帝在位七十載然後四岳稱帝且試之則舜之明
德亦素亂其心秘曠若予采則驩兜舉共工帝咨洪水則四岳
舉鯀嗚呼以唐堯之聖百工之良向有舉其貫盈之醜行以沃舜
求之成命乎用是詳焉斯爲近之矣噫堯舜之道生人之明憲
也舉善懲惡有國之大經也而邪說勝蓋受蔽惡正執權後世有
以蹈之亦君子端之年言也故辨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六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七

論著

治道六　刑法

用刑論　　雷夏先生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洎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之日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其然見其用法與古相反何者今法吏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循〔順一曰〕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卯之罪無正科其在不赦得而為平罪當誅者若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悅

乃數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爲空文而欲舉刑措其可得乎

赦議

富春先生

赦者非古也其周漢之末制歟何以辨諸唐虞而下訖於成康發一號舉一事煥乎史氏明若觀火或有赦令豈容闕其無傳蓋治古之世未以小利害大德耳書曰眚災肆赦者謂誤而有害即當緩赦之蓋宥過無大之義也周禮曰三赦者一幼弱二老耄三惷愚猶今律老幼疾得入金贖罪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宥過罪蓋直取卦體蹇難初解宥赦罪咎以更其險非他也凡此三者雖有赦名蓋寬宥之異耳未聞蕩滌爲慶澤者輕重惡原之制焉至春秋魯莊公二十二年始曰肆大眚又史記有楚王因莊生言將下赦先封錢府之說蓋漢祖龍興承秦

餘齡始因周末之制降詔大赦與民更始斯蓋權宜救弊不獲已而用之非常制也自時厥後有國者不考所由襲以為常至於治平之際亦復屢行其事直引肆赦作解之言自謂師古何不思之甚也夫制世御俗其術無他太上在乎道德齊禮以興教化其次在乎信賞必罰以核名實行之苟至雖無赦令自當刑措不用苟反是則雖日降渙汗適足行淫惠斯何補於治哉況蚩蚩蒸民愚衆賢寡為之防猶或踰之又何網漏吞舟而望遷善遠罪者乎繇是言之則謹守常典以戮無刑者唐虞之治也務行小惠以亂大猷者周漢之弊也今有國者當行唐虞之治乎當襲周漢之弊乎若行唐虞之治則宥過之外無頻無赦若襲周漢之弊則非所聞也歷觀前賢識赦者多矣雖或病其姦政害理殊不知其事非古宜可去而勿用故備而論之以俟務義之一詢焉

原刑論

河南先生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唐之憲令大較施於今不甚異而正觀中天下斷死刑止數十其治至矣貞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重辟歲過二千天曆元年至三年歲二千七百二千四百下乃二千二百聖君慈仁不肯以威怒死一不辜其請讞死者咸用恩貸昔帝典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其遼哉夫今之罪麗於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足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南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權錢富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產入租返為人傭下乃轉徙他郡壯者隸兵弱者匄食不幸為盜賊窮矣今歲殺盜于數而為盜者十不一死是天下盜常數万也夫惟孫樂憂天下之患可為深戒至若山澤之利古未權者後盡權之矣故民輕於犯禁狃於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力罷物貨非以自奉顧用度實尒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減兵興之費雖欲輕斂弛禁亦未克也彼正觀世四夷非若今弱也諸侯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

削也何德而及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刑莫若究其源其源在離兵籍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用不冗然後賦斂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如不究其源雖日下欽恤之詔察小大之獄欲犯法者不衆則庶矣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何以措刑論　文潞公

夫刑法之制有自來矣歷代沿襲其制頗異夫刑之用小則禁姦邪大則戡暴亂考諸上古又亦不然夫上古之時其質民淳上布毒爽之化人無爭競之心故結繩而為政畫衣而為刑其質而民自治刑至簿而人不犯也其後聖人因於天討遂制五刑上至於死下及鞭朴列五等之輕重遍刑罰之大端也自茲已降源流寖繁殷夏商周之代漢魏晉宋之朝或以此而興盛或以此而陵夷其故何哉蓋刑者不可又用久用則民殘民者邦之甚殘甚斯弱國將若之何斯則其猶兵之不戢將自焚乎

其鑒不遠在秦皇之世矣欲刑之欲措必將有道以撫其俗則庶幾於大古之風矣且人之所懼者刑也所慕者化也當王者無為致治革煩弊之政敷清淨之風行仁愛以及下布善教以懷民固泰時阜無姦不服善上之好善民必從之故孔子云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從矣君子之徳風小人之徳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則民畏之善教則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以是而言則措刑之道其用善教乎故周之成康世稱其治漢之文景代美其能者皆遵用於斯也是以周漢之祚歷遐永者亦由是矣今我國家連衡五帝之軌至服膺惟良朝綱具舉民躋富壽之域時返淳朴之風六合晏然四海賓譯貢狄奉職咸爲外臣時平俗泰國富刑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斯所謂得善教之良術矣

明四科論

徂徠先生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
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
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赦
四誅誠乎王制出明王制以用四誅用四誅以靖天下者唯舜
周公孔子乎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王制明矣
毋王制絕已二千年矣而天下皆干乎四誅無誅之者夫佛老
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亂中国之教法以夷狄
之衣服亂中国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語亂中国之言語罪莫大焉
而不誅夫不以尭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事其君者莫逭
而有以楊墨之言進於其君者有以蘇秦張儀之說進於
其君者有以韓非商鞅之術進於其君者有以聲色狗馬之玩
進於其君者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道先王之法言而辨詐相
勝不伏先王之徒行而奇論拒於不為孔子之經而淫文浮辭
聾瞽天下後生之耳目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誦詩以諷而倡

優鄭衛之聲以亂君耳夫不執執以諫而為雕麗淫巧之器以蕩君心罪莫大焉而不誅夫不循大中至正之福而託陰陽巫鬼卜筮以惑天下之民罪莫大焉而不誅夫天下皆于平四誅而不誅害故明之

明禁　同前

國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澤江海皆有禁鹽鐵酒茗皆有禁布帛綿絲皆有禁關市河梁皆有禁民去其君則不禁男去耒耜則不禁女去織紝則不禁工作奇巧則不禁商通珠貝則不禁士亡仁義則不禁左法亂俗則不禁淫文害正則不禁市有游手則不禁官有游食則不禁衣服踰制則不禁宮室過度則不禁豪強兼并則不禁權要横暴則不禁賄行於上則不禁吏貪於下則不禁夫子去其父則亂也民去其君則叛也男去耒耜女去織紝則離其業也工作奇巧通珠貝士亡仁義則棄其本也左法亂俗則中華衰也淫文害正則經籍息也宮

有游手官有游食民則公私困也衣服踰制宮室過度則上下僭
也豪強兼并權要橫暴則貧人困也賄行於上吏貪貨於下則公
道缺也以是而不禁彼山澤江海人所取材也鹽鐵酒茗人所
取資也布帛菽粟人所取用也關市河梁人所取濟也而禁豈
先王之法乎三代之制乎或曰如何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
也曰禁其不禁而弛其禁則先王之法也三代之制也

議法論　　老泉先生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
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天下之民歌舞其化
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
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
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
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
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

律之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
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
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法以
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
病衆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
吏猶若此而况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夫天子
之子弟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皁
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
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
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
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
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
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
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去矣而贖之

又難見其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鬬以殺人而不能自明
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可以誠殺人之法坐
由是有减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
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
也故有啓姦之弊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
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幸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
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
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
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
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之三百七十斤
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疑赦其罪
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其疑罪不為記曰公族有死
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
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為疑罪皆重贖且彼雖為惡

強者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敢輕犯欲其畏法假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膚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無辜者不至陷於刑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議刑篇上

宋景文公

臣聞刑法者非由天降非從地出直以聖人因世制宜而爲之中也故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大者甲兵鈇鑕次乃鞭扑流者期在禁亂懲惡輔德養善防情之大至絶民之善務而已夫民之心有常爭而邦之法亦常者無常治者舉重懸乎時有常爭者嗜欲牽乎情是則法之無常所以應民之有常也傳曰刑罰世輕世重蓋不然乎穆王所以成康刑措之餘邦典寖弛故有侯之命不得而輕漢高襲暴秦文致之風民命近三故三章之約不得而重晉一切之權以救其亂固非得經者川魚也伏惟朝家啓宣於垂拱雍熙之辰膺命於承平之後烈祖建

無窮之業二宗毖天清之治光明不夜豐穆爲綱逢天人之和
躋仁壽之域人人自以蒙更生者六十年於茲矣其講圖法令
雖不詳悉毋議讞曰吁毋譁以勞惻然念人之非欽哉撫刑之
恤可謂隆本與率至仁矣而又惟皇之極兼建顯治之主世出
重雍龍盛傳之陛下陛下以上主之姿据弥文之運迹踵敬武
丕承其謨百度交修五刃不試其盛德也然自切怪獄犴未靜
盜賊淅衆群處日繁疑讞歲報其故何也殆法律尚輕而條目
孔細吏不知所守民得以輕犯也夫作法而民敢輕犯不可謂
治矣條目而吏不知守不可謂便攻疾者不以殺怨而以砭石
御賊者不以殺戮而以鞭笞勢則然矣自五代宿猾斯人頼替
舒緩法生留爲治賊習俗媮與札諺汲振流宕忘反垂及百年
今欲救之亡可奈何因循以防之則并与宿獝而竊之設
權衡以信之則并与權衡而盜之爲此者非他上恩寬而民軌
弛也夫糾寬莫如猛繇弛莫如張欲民遠罪莫若重其科欲吏

易知莫若易簡其目故曰願陛下沛然下詔一哉王心與二三執政取前代之禮律編其可補失而制定其當古所謂重今有輕焉不得不殺今所謂輕古有重焉不得不峻傳之以經術雜之以禮典使文簡而難犯例直而易曉其餘詆欺靡容奇請它比之坐一皆停止使較然畫一民知措手如江河焉而易避如畎澮焉而可畏目其為朝家樂式何嫌而不為詎今既丁承平之際有巧偽之漸不大鄭然以法繩之新其耳目而使放心邪氣接焉後日吏當恥綉太攻龔痛悲詩之得也且夫世殊教雇風移抵冒而欲約堯舜之法甚文景之措猶鄉飲理罪市邀貧採遏泄必不克矣故重法者真所謂累其心懼其志使姦邪不得萌動而破滅然後杖道以綏下盛禮以示人本而始之以趣治平之路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議刑論下　宋景文公

或勸臣曰昔者鄭鑄刑書民知爭端聚有干矣一為獄吏且矣

峻文深刻者變利薄明罰飾法則道化衰今子方持庸盡之對昧家敝之化因民組之抗任法家之嚴求絕本根以君大猾尤亦一曲之士不篤之論哉且應之曰唯唯若旦之論非欲謬乎典因齊民鍛練周内以致于理期在罰必值姦盛必懲惡略細苛之深文峯尤大之重坐而已今或一人觸罪罰失其懲則天下玩而輕犯夫為人上者不忍一人之罪而忍天下之玩乎昔三王之世有大辟刻肌之法而民用乎漢文有輕刑之名因實殺人而刑幾措荀卿疑古無象刑傳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皐繇之典也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夏啟之誓也古先格王之治何嘗致輕哉又況今之天下与古異物古之銅盐酒榷採山之利民得擅有者今轉而為國矣且民生於利甚勤冒禁乾沒觸僵死而不顧今日事決明日入獄其異一也古者戍吏屯戍伍符人籍混於農閭今自京師諸郡国兵不減百万連營以署坐仰縣官衣食其間叱去剽竊逮捕誅送相繼於道其異二

也自秦漢而上未有浮屠之教入于華域自典午已後其徒寖盛崇建塔廟糜析金繒天下女男之靡耗者無慮五十万倚盛妙教取食一農故出萬里暴踰越禮者日月不絕其與三一也自作工刻淫巧商賈居奇擅私製壽十倍於前如是而不重法以繩之焉黠其術民倦其令是未明懲艾之權也或曰予言重法懲暴既聞之矣今又設條目孔細密相攻即陋曰譬係綱焉大其綱者所以禁吞舟之暴客其目者止以尽鰷鯫之游故目頹捨目以務綱制大而遺小非相戾也今或文書盈於几閣靡密過於米鹽自非朝習不能徧曉一令所禁解數十章重仍醞釀習為常柜織密之過悉數條上且夫碎而難撿則吏失守小而不漏則法易敗張理繁文羅取微罪徒使善人易掛痕與之科宵人不戢玄姦究之隙叔向有言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杜林亦去萊茹之饋集以為臧皆綱密重辜之驗也且又聞王者之令甚出如綍不反如汗亦由江河信如日月万民所仰巖命

竊見今之章奏或言前制未便或謂今請可行行未數歲今
復輒易是以官無所守民不知信甚屢府符擾紛紛勞臣以爲方
今名目甚出主聽遊集班筆朝次進牘御前若以吏民所言止
所善者付之廟決使其潤以經術稽之古便于今行之必可久
久而不可改不顯以刀筆鄙俗之語以賊其事脩飭既定具奏
以聞而后頒之天下次之甲令其有妄發輕論不貴聖聽輒報
聞罷如此一定其制使遵守其亦庶幾於古矣
積曰卽天之論制爲刑中鈇鉞飾怒雷電威豈斯民井辜乱獄
以□限高三尺空車不登躙窮千仞游禽亦踈無謂卅輕亦踏
卅主

聽訟論

賢節先生

敝民之生智愚朴滑由性禀然也古之聖人其患也深故爲教
化以一其治治得失於上民哀樂於下心所感悟則發乎情形
諸聲而播諸天下也以是設官採詩名之曰詩咸頌美箴諷于

君前歴察民情而一其治也當紂之亂周西伯典治南国以興其道故伐崇以誅惡作豐以發化分之岐陽而邑之處二公以翊贊其治俾統行先公之化周召之備其爲道也斯至矣何則行露之什獨言召公聽訟辛究覈其治密由教化之異也夫民理之成也有先後勢從之節肅和剛柔之用此聖人所以不一其致也方文王之爲西伯南國之弊政日以浸久淫頑薄惡猶近而習焉故文王刑太姒以作法爲人道以爲救故以周公之聖篤而奉行之優柔其民漸深其情善諭約達其動若神推而措之者深而且大人不得而及之矣故今不苛而家自肅制不煩而欲自節男女爲得其正長幼合其序民之感也精而其應也速前所謂淫頑薄惡之習究觀其上而耻效之所爲者若是也至焉有爭悖之俗故以犴於刑獄哉故周南十六篇曾乎不著聽訟之能也聖人爲治也其不勞而成歌頌化之所信也召伯之賢亦泰至而篤焉行之然其施設之异有不迨乎聖人所爲者

必令嚴刑煩歐民而示之信也推而措之者人有能大公之矣故勉焉而後從語焉而後明頑獷之性不啻其易故民之感也嚴而其懲也緩是以邪正同域美惡同趨淫陋薄惡有不耻其爲而犯於正者矣順逆辨爭由是興焉刑辟之用得以服而壹之也必假威而然後平故行露之詩言彊暴之男侵凌正女召伯聽之正之以義然不啻之俗乃變於治焉此召伯聽訟之所以異於周也賢人之爲治其勞而終於盛故致教之所能服矣故曰率由教化之異矣等而均之其賢聖少較其功也當武王既定天下巡狩以觀列国之風俾各陳其詩以察其所治惟六州之俗承二公之風化尤深故大師辨而国之雖天子諸侯遠近之異而皆以爲正風故周南十一篇不美其聖爲者以聖之自然化之所宜不可從而彊稱之易曰乾不言所利取其化之大焉若芣苢之義盖述其内德之懿非以聲之美也其甘棠之美召伯勤致暴亂於和治之所難故從而美之以著其勞易曰坤利牝馬

之正取其教之至焉躰之人道又孰異乎

刑以正法論　淳德先生

聖人之作易者探天地萬物始終之變而歸之於人事也歸之於人事者蓋示人以進退用捨吉凶得失利害安危之端俾夫深思而遠慮懼慎而審定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六十四卦之相受以用相濟循環通變而無窮也一卦之設各言一時之事而立其宗主以成天下之務六爻之別各象一人之爲而著其善否是以從之則爲亨爲利爲吉違之則爲悔爲吝爲凶此乃易之體要而六位之大式也蒙之爲卦繼於剛柔始交之後當萬物始生而蒙穉也物之始生而蒙穉焉非有以發之則性命將安歸乎故復蒙之世陰必求陽闇必求明而俟乎發之焉尔然則求之与發之者抑亦有道邪曰求之者貴其誠發之者貴其始求之而不以誠則弍偽之端萌而不足以告也發之而不以始則愚蒙之漸長而雖告之不諭也初

六者以陰柔之質履一卦之初比附於陽近而相得所謂以誠而求發於始者也可以享初筮之告而無再三之瀆矣夫蒙之求發而發之得其道則善惡之要万事之理可以渙然坐照而不迷於曲直是非之分爲衆人之信聽也孰謂獄訟之難而不可決乎故曰利用刑人用脫桎梏雖桎梏之刑亦能斷而脫矣夫刑之施於治道蓋民溺於惡而後用之豈君子之所樂者歟或者以聰明辨察之資而專之於斷獄則非君子之用心也非忠厚以謀治道者也非待民以善者也是故蒙之用刑止於正法而已不可以長刑也法正則分義明於天下刑不可長則治以教化爲本且一卦之象一爻之位而人事之取舍如此易可謂深矣

典獄監伯夷論

淨德先生

至哉古之聖人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其仁且厚矣其知本矣爲之禮所以教中而納善也爲之刑所以防過而懲惡也夫

分別而莫不中焉百處定而莫不善焉則礼之教行矣既中焉
過焉者有而防之既善焉惡不得而懲之則刑之權去矣然而其
說曰刑期於無刑又曰以殺止殺則刑者果可与並驅争騖而
適其給哉曰不然夫礼者止邪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暴於已
然之後且將然之邪有礼以止之則已然之暴不待禁而禦而自
息矣是刑之權寓於礼而歸於俗也聖人者樂民之趨於礼而畏民之蹈
於刑以為礼者本也刑者末也二者之施豈有先後緩急哉豈非仁
厚以待吾民而知本者歟昔者舜之命九官在伯夷則曰汝作
秩宗典朕三礼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皐陶則曰蠻夷猾夏寇賊
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皐陶亦曰
与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則命官任人而措之刑礼也皆適其宜矣夫以舜之聖皐陶之
賢而猶兢兢於刑罰拳拳於告戒以為可矣不經不可殺不辜
則後之有為於刑罰者捨皐陶其誰準繩乎迨夫周道中衰生

民多僻違王者風俗之陵替而慶洽古之不可及也於是我皇
撥亂以應其變訓暢夏典參用輕法至于戒飭百寮則曰司政
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典
禮而臯陶主刑堯舜之事可見也欲刑之平乎莫若臯陶之職
之善也然而曰司政典獄監于伯夷者穆王之待天下所謂仁
厚知不肯也其有意乎成康之丕式也彼四十餘年囹圄空虛
措而不用者豈特傷肌膚之効歟禮樂之隆教化之實也吾將
遠取夏伏以齊周治亦殺乎哀矜元元而進之以禮義也彼伯
夷者以禮齊民也禮達而分定則是非不以獄訟而自辯廉讓
不以刑罰而自勸均其免而無恥孰若有恥且格之美歟捨伯
夷將安監乎嗟夫後之人知刑之可以助治而不知無刑之所
以給豩獄持三尺之律以較輕重而欲求勝於斯民者吾將告
以是說宜少愧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七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八

論著

治道七 法制

論法上　宛丘先生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繁敝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故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紀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別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則備矣夫四代之治不並立亂不具之罪

哉制度日多寖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足之所欲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寒暑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炙艾鍼砭逾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質未弱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質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質脆而不滿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將彼之变未休而待之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变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遏民之初勢禍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

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
縱馬首則毀銜躡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剽劫發
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
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詐偽不可勝究故天下
之人始忘其撒敵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
民之邪心而多怨嗟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
嘗相亞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秦失天下大亂三
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
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
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習氣義習猶
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
能醇不與拔其智備其實盡其惡尽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
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慢鬼亂
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宛丘先生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故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救夫下有易救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易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迴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亂強出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衰不及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究二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二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偽之所自起盡實以濟之事者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怗然消憊而少事而高祖又喜寬得以盡

之法纖悉而安靜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寧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發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興事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有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盡天下之大害矣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皮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貴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几之堂五稱之衣藏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激其敵不欺則已不

必盡其患是謂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斂於
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
日取一金焉故雖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
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求不厭以由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
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以其弊也可以有數
而求不至於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識者徒見求甚察而民不化
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
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斂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舒
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
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釁致則周以其未足以知此故彼
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爲乎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
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
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
術有制物以使人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

為是豈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罷勞之以形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故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教其教粗吾焉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蹶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銜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馬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而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一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以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要今夫橋衡之舉水出左仰則右俯右抑則左揚夫橋之不欲俯則舉之而仰者何也吾欲揚則

擧之而斯者何與焉天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侻用者出也
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扣老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之不
可以形為也故其為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是道者
執天下之所以從者以繼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衛四區天下
之臣為蠹世商容比干箕子高望世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
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臣蠹老而擊之天下雖有
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刑也能沮其不畏之情
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善者三人而尊礼之
而商之為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賞善與能也能動其悅我之
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權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
子非之然攷其終曰夫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夫有義而後其君者
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
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
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之於民則民敢於權

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紬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激其反物之去我之云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者邪正耳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踈會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爲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

則盜知服矣無長短之力遇盜而搏焉則死矣文王之所恃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法制論

宛丘先生

昔者聖人之立法皆寓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天人之自爲而不於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盡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於此而使之一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矣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坎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

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吴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
不及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探
見天下之賾隱於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
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
析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强之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爲溝洫
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万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
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国之法
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
差殊与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
如畫於一秤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悉瑣屑以盡之而
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吴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
是時公卿九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变因規而均
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乱是以天子世優
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李子英刊

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法而吾知法之立乎人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毫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万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為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論周制

左丞蒲公

言治者必先知天下之形勢知天下之形勢而論周制則如指諸掌夫聖人之所以爲治者道也而形道者意寓意者法制法者數而所以正天下以有政也政不可以無本而地者政之本也先王之所以正政者以地也地有制則政正政正則官理官

理則事治故曰地者政之本而法數之所繇起數定法立而聖人之道行乎其間蓋周之所以底盛者因先王之地而推意於法制法於數由內以及外自近以達遠而凡地一民莫不有制故天下之形勢皆在於此昔者武王承商之後其國地與諸侯未嘗大改雖有所黜陟而皆益以地至於周公已與武王之時異矣當是時天下之地蓋已有七千里矣夫七千里也者周天下之形勢而周公之所以定數而制法者也是故內關王畿外列侯服而畿制之內外由王城以至鄉遂由鄉遂以至都鄙由都鄙以至邦國而天下數千里之遠其指顧措置猶一堂之近雖然其數也其法也自百里而積也故百里之內皆曰郊而郊有遠近之差百里之外皆曰野而野有內外之別蓋郊雖遠近不同而其實皆隸於鄉野雖內外不同而其實皆主於遂惟然曰鄉也曰遂也自五家而積也六鄉六遂之名有以出賦稅有以治溝洫至於師田征役之事无不在於此則雖地一六公方[illegible]

民至於万衆自一夫而積也自遂以出有稍有縣有都則公卿大夫均有所受之地矣已賜則為采地未賜則為公邑而六遂以出有公邑自稍以出有采地此鄉遂所分之地也六鄉授之等之田而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制六遂惟公邑而已而民田至下地皆有采以三夫而予之則六遂授田之數有余於鄉此鄉遂所授之田也其追胥其起役其軍法其田制則鄉遂之所同也其命官其政役其廬居其比伍則鄉遂之所異也推此以較都鄙而又有所不同者焉何則鄉遂之所供凡以奉天子而都鄙之所出凡以給諸侯則其制不得不異是故鄉遂之田制則溝洫其税法則貢都鄙之田制則井地其税法則助蓋鄉遂非無井田而都鄙非無溝洫也其為制不同而已遂溝洫澮以注水於川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於国中此郊野之所以異也然溝洫之法則遂人監焉而井田之法則經於司徒而營於丘人遂人之治野自夫間有遂而至於万夫有川然則万夫之地

百里也百里之間澮之數凡八十一而匠人之所營者一耦之
發至於百里為同而同間有澮則百里之內澮止於一而已其
制度疎密之不同如此則稅法安能无異乎哉孟子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夫貢者自治其
所受田而助者借民之力而已用溝洫之法則屋三為井三三
相任以出地貢所謂就夫稅之十一而貢者也而井田之制九
夫為井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不稅民之所自治尽在鄉
遂則溝洫之制密而井地狹而又有吏主之則安得不使民相
保任而為之貢也哉在都鄙則溝洫之制疎而井地遠而又公
卿大夫專有之則安得不借民耕斂而為之助也哉推此至畿
外之国雖微以輻湊皆若都家之制而已夫惟鄉遂都鄙邦国
之制定而溝洫井田之法立溝洫井田之法立則凡在乎地之
長短小大之實盡正矣是故可以制官祿可以經邦用可以均
田役可以起軍旅可以立學校可以興賢能可以然要處可以

督游惰可以血置之可以振艱阨可以一教化可以厚風俗上自於朝廷而下逮於閭里近始於中国而遠及乎夷狄大至於天地而細達於動植無一不在於法制而其所以立法制之始非有因利而後作睹弊而後革者也其源始於經界正井地均而後法制隨之者也故曰地者政之本而法數之所繇起數定法立而聖人之道行乎其間者此也烏乎周之衰而先王之制大壞後世雖有為願治之主与夫博學深謀之臣從容牽纍望以為此真聖人所以治世之法而其卒莫之能為者世不同也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推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豈虛言哉然則治法果不足復用乎曰堯舜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有堯舜之政而周之法雖不必盡復而於其立法也求先王之意可也

論法　宏菴陳公

世有喜王氏斈者甞言熙豐法得人推行實有利弊今法所以

繼者蔡京壞之也紹聖元符間章惇作宰相国家無大變故支
出甚少所在州縣常平錢穀盈溢倉庫豈可謂法不善哉以余
觀之此所以爲不善也天下之財當藏於民閭不可聚于官府
熙豐之法斂取民財歸于公上所積既多侈心易生是以元符
末年君臣已有奢靡之漸及崇寧以來益務其富盛驕佚隨之
蔡京因是縱爲邪說誘脅人主凡所興作無非殫極財用不以
數計使天子耽玩太平日滋其欲已前所積既不足於用又復
廣求民間於是內外空虛公私匱乏古人有言富不与奢期而
奢自至使當時無紹聖元符所積之財亦何以逞其欲哉語曰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善爲国者務在富民
不務富国盖未有子富而父貧皮盡而毛能存者由是以言熙
豐法之不善不論可知也唐德宗時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
五万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
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司馬君實議曰泌以大[illegible]

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蕩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貞位

啓其門而禁其出也烏乎若君實言可謂真知治之大歟爭

行法之初所以深究其獘而力排之者良有以也

帝王盡制

王峰先生

孝莫大於宗親宗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順其命勿絶之滅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也興廢者天下之常也絶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為誠知與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然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萬諸絶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淺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

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王尚然況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礼義難行俗化衰薄雖當興廢之常而受亡滅之禍也其為不孝孰大焉悲夫秦漢魏晉隋唐之君其可謂居絶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垂訓必建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必興滅國而繼絶世

道德法制　同前

法制者道德之顯亦道德者法制之體亦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illegible]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幹無幹者滅[illegible]是故法立制定尚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存舊論　會寧先生

漢時儀注大抵皆意制道不遠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注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散亡八

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莫不歡喜踊躍之
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嚮之
相與出力鉏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
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
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
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真者後視廢者復
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聚之極至於咨
嗟涕泣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
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
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
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
毋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
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襲前朝其姓
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

劫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熟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
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一
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去而數人擾之則人心搖而
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
冠門閥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
況數百年有天下國家者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十八